



重塑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

杨贵华 2009-06-26 12:09:48

摘要: 社区文化与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文化维系力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社区各自原有的文化特质逐渐退色,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弱化。这是当今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正视和面对的现实。重塑社区文化是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有效路径,需要从完善社区文化体系、重塑和培育现代社区精神、建立社区文化的共建共享机制、彰显社区文化的个性几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 社区文化;社区共同体;社区自组织机制;社区自组织能力

社区作为相对独立完整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有其自身的自组织机制,即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通过自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进而实现社区公共生活的有序化,而社区文化则是社区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条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并从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的视角就重塑社区文化作一讨论。

一、社区文化及其发展前景

社区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特殊形态,正像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样,人们对社区文化大体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是指社区共同体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创造、所使用或所表现的一切事物的总和。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就认为:“文化的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住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象征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1]狭义的理解则是指社区共同体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群体心理和意识等一系列精神现象的总和。应该说,社区文化的两种理解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广义的社区文化包容性更强,实际上是把文化与文明作为同等程度的概念加以使用。狭义的理解更与大众通常的使用相吻合。但将文化理解或定义为只是“一系列精神现象的总和”,这就很难涵盖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这些也被认为属于文化范畴的内容。实际上社区文化作为社区生活的一种综合性反映,贯穿和渗透于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既体现在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中,也体现在社区居民的物质生活中。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就将社区文化界定为:“通行于社区范围内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包括社区内的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方语言和特定象征等。”[2]这一界定避免了将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二元割裂的倾向,并且强调社区文化是“通行于社区范围内的特

定的文化现象”，注重了不同社区之间在文化上的区分，但没有从社区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的区分上揭示它的规定性。

社区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综合体。就广义的理解而言，社区文化大体由环境设施层面、行为或生活层面、组织制度层面、精神层面所构成。在这一多层次的社区文化体系之中，环境设施是其物质外表，行为或生活是其动态显现，组织制度是其依托和保证，精神文化则是其灵魂。有的学者还认为，社区文化体系还是一个由社区居民业余文化、街道文化、企业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商业文化、军营文化等多种形态的文化所构成的综合体。这些社区文化形态自成系统，同时又互相联系、互相协调，共同融合于社区文化之中。[3]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实际上，尽管社区文化要受到社区地域范围内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等的影响，但又是社会文化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类型，它更主要是居民生活共同体的文化现象，因而有其不同于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的特质。

自滕尼斯提出“社区”（中文也译“共同体”）概念以来，关于社区的命运便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人群组合，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是社区的主要纽带。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之间有着亲密的、面对面的接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社区将被以理性契约和法律为基础的社会所取代。滕尼斯所言的社区实际上以传统村庄为典型，但他的确敏锐地意识到了传统社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进入20世纪后，社区问题进入更多学者的研究视野，社区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英国较早开展了社区发展计划。二战以后，在联合国的倡导下，社区发展在许多国家实施，并由乡村扩展到城市。但也有学者认为，传统地域意义上的社区正在衰落和趋向消亡。斯坦因(Stein)在1964年出版了《社区的衰落》，1969年斯塔西(Stacey)发表了《社区研究的神化》。在他们看来，城市社区只不过是一种浪漫的幻想，即使它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完全走上了被遗忘的道路。[4] 美国学者从城市化与社区运行关系的角度，进一步认为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将会动摇甚至摧毁城市社区存在的基础，导致社区的消失。[5] 也有学者对城市社区的现状表示担忧。托马斯(D. N. Thomas)通过对社区现实状况的分析，指出了社区存在的普遍问题：居民普遍不愿承担公民责任，不愿参与公众事务；社区网络日趋解体；人口流动加剧，居民异质性提高，沟通合作面临挑战；居民缺乏交往和沟通的渠道；社区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极易形成对抗，居民普遍对社区事务冷漠；社区内各居民组织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等。[6] 类似的问题在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工业化、城市化催生了众多的业缘性组织，亲缘、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变得松弛。由于现代城市内部区位功能的分化，居民的居住、工作、娱乐、购物等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进行，便捷的现代交通和通讯又使人际交往突破了地域空间的限制，再加上工作节奏的加快以及居住方式的单元化、高层化，这一切都弱化了居住区内邻里之间的联系。但是，地域性生活共同体不可能也不会消失，地域社区的功能也是其他群体和组织无法替代的。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不仅要住在社区，而且总要与邻里和社区内的居民打交道（尽管不同的居民以及居民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有区别），总希望结成共同体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实现社区公共生活的有序化，并愿意为之而努力。

与社区命运密切相关的还有社区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前景的问题。社区文化认同是生活在社区里的居民对本社区共同文化的认知、理解和接受。在传统社会，社区之间相对

封闭,“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人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不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而且社区文化也基本上是在本社区内传承、延续的。人们对自幼耳濡目染的本社区文化习以为常,有着高度的认同感,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也相对较强。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在不断扩大的居民交往和流动中,城市社区各自原有的文化特质在逐渐退色,社区文化的同质性在增加,传统的地域特色的社区文化的维系力在弱化。这是当今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正视和面对的现实,但不能由此简单地认为社区文化无可挽回地在衰落。正像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的内部既有各自的特色但又有其共同性一样,社区文化也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我们不能因为社区文化地域差异的缩小就不加区分地得出“社区文化失落”的结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区文化同质性的增加及其地域差异的缩小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并且反过来会进一步弱化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这是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需要积极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动的城市社区建设,就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并进入有序的自组织状态,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城市基层社会单元。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区建设之魂。

二、社区文化是社区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条件

社区是地域性的居民生活共同体,不仅具有地域特征,而且成员之间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共同的文化维系力。文化尤其是社区文化与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社区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学术界也有多种概括。这里,笔者主要从社区自组织的视角作一分析:

(一) 社区文化是满足社区内居民多样化需要和塑造社区人的重要载体

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既有物质方面的需要,也有娱乐、审美、接受教育、健身、休闲、沟通等方面的精神需要,社区文化正是适应社区居民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区居民需要变化而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是社区居民最为基本的生活内容,也是社区能够成为生活共同体的最基本的构成要件。社区居民在社区生活实践中创造和使用着社区文化,同时又受到社区文化的塑造。在人的基本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进程中,社区文化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社区文化的教育、陶冶、塑造,居民才有了作为社区成员的文化自觉和自我约束,社区共同体才有可能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而自我整合进入有序状态。

(二) 社区文化是社区共同体自我整合的重要基础

社区文化为生活于社区中的居民提供了共享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规章制度,有的还日积月累定型化为“传统”。社区文化的这种共享性使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相互协调成为可能。它不仅减少了居民在社区生活中合作交易的成本,而且增加了彼此之间行为预期的确定性,因而成为社区共同体自我整合和公共生活有序化的重要手段。现代城市社区,不再是传统村落或城市老胡同中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共同体(熟人社会),而是一种由半熟人甚至陌生人构成的社区生活共同体。但这种半熟人甚至陌生人构成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同样需要信任与合作,而屹 ____ 共享的社区文化是居民共

团体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进而走向信任和合作的必要条件。

(三) 社区文化是维系社区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社区文化是社区特有的文化风貌。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不仅是不同社区共同体相区分的标志之一,也是社区共同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相区分的标志之一。社区文化好似一条精神纽带,能够把社区中众多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居民连接在一起,形成社区共同体,同时增强了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

(四) 社区文化是社区文明存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社区文化将社区共同体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传递下去,生生不息。文化传承是社区文明存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传统社会,社区文化传承基本上是在特定的社区内流传、延续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而在现代社会,社区文化传承在开放性的交流中被赋予新的内涵,获得了时代规定性。社区文化对社区共同体的功能表明,社区文化是社区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条件,是社区自组织机制的重要手段,文化维系力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重要表征。

三、从社区文化建设入手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的若干思考

文化意味着“人化”,不仅可以通过后天习得来继承,更有赖于人们去建设和创造。社区文化也是如此。如何通过重塑社区文化以增强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能力?这是我国社区建设实践和理论共同关注的现实课题。

(一) 完善社区文化体系

既然城市社区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着眼,从局部着手,重视不同层面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特点、要求、目标,并使其相互作用,相得益彰,为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提供全面的文化支撑。

环境设施是城市文明的物质载体,是社区文化建设的硬件,环境设施的风格还折射出社区的文化品位和特色。因此,社区物质环境和设施的建设也要在文化建设的视野下考量。要从社区的资源和区位、地域特征、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出发,设计和建造具有个性特色的城市社区物质生活设施、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等文化活动和场所和设施。社区内的楼台亭榭及其建筑风格、街市、雕塑、广场和公园等自然和人文景观,都是社区文化个性的彰显,要精心设计,使居民从中不仅感受到居家生活的便利,也有一种美的享受,从而起到愉悦身心、陶冶情操的作用。

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是社区文化的重要层面,它体现在社区居民的交往、生活、娱乐、学习等行为过程中。行为文化的塑造非一日之功,而不文明行为一旦成为积习,改变起来更需要和风细雨的持续努力。要以活动为载体,通过活动培养、巩固、发展文明、健康的行为文化。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中,尤其是要倡导从基础文明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自觉遵守社区文明公约,做文明的社区居民;要倡导开展邻里互助和社区志愿者活动,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

培养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形成文明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组织制度是社区中的人们在交往、生活、娱乐、学习等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许多城市社区积极探索,创造设计了社区文明公约、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听证会、社区时间银行等制度规范,新建住宅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这一组织形态。为了满足个体、群体、社区共同体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社区居民自发组建了各类社区民间组织(或协会)。一些城市还通过改革使具有明显行政色彩的“议行合一”的社区组织架构开始向扁平化的组织网络转变“平铺的组织资源扩展了居民交往的机会结构,并且激励着横向互惠关系的增生”。[7]67这些成就为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提供了新的组织制度支撑。当然,要加强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社区居民自治的制度,并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赋予其以鲜明的时代气息。

精神文化是社区文化的深层次内容,也是社区的无形资产。社区精神文化又有心理层面和价值观念层面之分。心理层面的社区文化是社区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而社区价值观念则是社区精神文化的理性层面,也是整个社区文化体系的内核。精神文化重在建设,既要润物无声,又要自觉地去培养。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宿感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集体无意识,需要日积月累的心理和情感积淀。社区价值观念层面的文化建设则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自觉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衔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统领。要通过建设使先进文化在社区中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在社区中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在社区中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在社区中得到抵制。

(二) 重塑和培育现代社区精神

挖掘利用社区传统文化资源,并结合当今我国城市社区生活的实际加以创新,重塑富有特色的现代社区精神,这既是当今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精神动力。

传统文化是过去形成的,但又不能单纯理解为“过去的文化”“传统”意味着过去传给现在,现在继承过去的某种连续性关系。社区传统文化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代代延续,但在这种发展与延续当中发生着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在当今我国大陆社区居民生活和交往中,社区的传统文化资源仍具有可利用的功能和价值。如敬老爱老、邻里互助、注重人际关系等传统,岁时节庆等民俗,这些都是可以经过创造性转换而成为现代社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同时,现代城市社区作为现代城市的组成部分,又处在城市文明的“普照光”之下。市场经济、契约关系、民主政治、法治理念这些现代文明成果必然反映到社区文化中,从而为城市社区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有的学者从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出发,将社区文化认同理解为社区居民在睦邻精神、诚实精神、平等精神、合作精神几个方面的共识。[8]有的学者还把现代城市城市社区精神概括为“义、理、法、诚、情”。[9]但在笔者看来,社区精神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民精神,它主要是指普遍存在于社区成员(社区居民和社区中的组织)中的关于社区的相对定型化的观念。基于这一理解,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培育和塑造现代城市的社区精神。

一是要重塑睦邻精神。邻里关系和邻里网络是社区这一地域生活共同体最基础的关系和网络。即便是在注重血缘关系的传统中国社会,人们也意识到“远亲不如近邻”。现代城市社区中生活的人们,许多居民非亲非故,并在不同的组织或机构供职,但又同住一个社区成为邻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产生了邻里间的情感联系,共同的生活境遇也要求建立友善和睦的邻里关系。针对城市社区人际关系冷漠的特点,19世纪80年代起,英美国家城市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率先开展“社区睦邻运动”,动员利用社区内的各种资源,建立社区睦邻组织,为社区提供服务,尤其注重培养居民的社区参与和互助精神,着力造就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改良市民生活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邻里关系、人情交往的传统。在目前我国社区文化建设中,要继承这一传统,努力营造守望相助、和睦相处的氛围,形成“社区大家庭”之情。这是培育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基础性工程。

二是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成员在社区公共生活领域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受传统文化积弊的影响,我们的民族缺乏公共精神。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使国人滋长了“等、靠、要”的消极依赖心理。目前社区成员的社区公共精神还十分淡薄,严重地阻滞了社区自组织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和强化居民的社区公共精神,要以社区成员的利益和需求为纽带,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关心社区公益事业,自觉地维护社区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形成“大众创造、全民参与、人人享受”的精神氛围。

三是要培育平等合作精神。费孝通曾在对社区的解释中指出:“社区,它的含义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共同的’、‘一起的’、‘共享的’,就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关心的事情,也常常有共同的命运。”[10]居住在同一社区,居民在环境保护、生态绿化、住宅维护、卫生治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需要合作行动,而有效的合作又离不开合作精神作支撑。同时,这种合作精神又要以平等精神为前提。因为,人们无论何种职业、收入多少、官职高低,在社区中的身份都是居民,大家对社区公共事务都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社区公共事务理应由居民群众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我处理和解决。在社区中,不仅居民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即便是居民自治组织和政府部门之间也不是行政隶属的上下级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协商对话关系。正如福山所指出的,国家的作用最好被看成是间接的,其培育社会资本的机制是提供教育以及必要的公共物品。国家过多地介入社会内部则会削弱人们进行自组织和协作的能力。[7]76

(三) 建立社区文化的共建共享机制

社区不只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是居民共同的家园,这就需要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和驻社区的单位共建共享;社区文化建设是营造精神家园的建设,更有赖于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1. 开掘社区文化建设主体的资源

社区文化建设主体是多元的。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扮演着掌舵人、推动者的角色,政府的责任在于制定社区文化建设政策和发展规划,并进行宏观的管理,还要对社区文化事业提供经费支持,否则就是不作为;但政府不能也不应该越俎代庖去亲自组织社区文化活动。社区文化建设也不能只依靠社区居委会和少数积极分子。社区全体居民、各类社区

组织、驻社区的单位等社区成员,既是社区文化的受益者,也是社区文化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社区文化建设上都负有自己的责任。这就需要进一步拓展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路,激励和吸引各类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文化实践,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这正是我们所强调的社区文化建设的自组织机制。

社区居民是社区文化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社区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最雄厚的资源。要引导和鼓励居民群众走出封闭的小家庭,参与社区文化的创建和分享,在创建中丰富精神生活,在活动中增进邻里间的感情,在体验中愉悦身心。社区居民的文化兴趣和需求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要了解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并采取各种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激发广大居民参与的热情。既要满足老年人、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需求,也要吸引青年群体、白领阶层、社会精英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要重视社区文化建设积极分子、文化建设中心户、文明楼栋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立体示范网络;要积极培育和扶持各类社区民间文化团队和协会,鼓励他(她)们在社区这一平台上开展公益性或情趣性文化活动,既自娱自乐,也为社区群众提供雅俗共赏的表演和服务。一些互益性的社区文化活动项目还可尝试采用会员制或俱乐部的方式管理或运作,情趣相投的居民还可跨社区组建民间文体协会,自筹资金,自我管理。在经济文化条件较好的社区,在中青年或白领人群中,这一模式尤其值得倡导。

社区单位有其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既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社区文化的受益者。基层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要通过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社区党建联系会议等形式,动员社区单位参与社区文化的共建共享,还要加大政策和法规调整的力度,形成制度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和约束社区单位无偿或低偿向社区居民开放文化活动设施等文化资源。政府也要积极协调辖区内企事业单位,最优化地整合、利用现有资源设施,以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

2. 多形式开展共建共享

文化活动是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最生动直观的体现,要以“活动”为载体开展社区文化的共建共享。要通过“节日文化”、“广场文化”、“文化共建”、“文明创建”、全民健身运动等活动形式,吸引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并在活动中愉悦身心、培养情趣、增进交流。公益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广场文化)、娱乐文化、民俗文化、科普文化、专题文化、休闲文化,都是社区文化不可缺少的形式,共同组成社区文化绚丽多姿的画卷。在多种类型的社区文化中,有些是需要政府推动的,有些可由居民自己策划和组织,有些则需要社区文化市场来运作。

社区文化市场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为适应居民文化消费结构转变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居民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实现了“小康”,衣食无忧的居民便开始向往和追求新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基于各自的偏好开始选择性的文化消费。社区文化市场的发展丰富了居民特别是中青年人群、白领阶层的文化娱乐生活,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在如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一是社区文化市场消费种类多样化。逐步形成图书报刊(包括图书报刊的销售、字画装裱等)、文艺演出(包括专业的和业余的)、影像制品(包括录音带、录像带、VCD、CD等)、大众娱乐(包括

歌舞厅、卡拉OK厅、酒吧、网吧、台球室、时装表演、业余艺术培训等)、文物美术等几大类市场。二是社区文化经营形式多元化。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互补,多种形式经营的格局,赋予社区文化市场以生机和活力。同时要加强社区文化市场的管理,及时清除那些不健康、渲染色情、暴力的文化垃圾,力求用优质的文化消费服务和情趣健康的文化产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11]

社区网络平台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形式,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推动社区文化的共建共享。互联网信息具有资源丰富、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在城市社区居民直接交往减少的现实情况下,要充分重视互联网这一媒介,建好社区网站,管好社区网站,用好社区网络这一平台,形成健康、文明的社区网络文化,并通过社区网络平台和社区QQ,聚集人气,联络感情、增进共识,带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

(四) 彰显社区文化的个性

如前所述,社区文化是社会文化总体的一部分,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社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愈来愈紧密,社区文化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从中获得滋养。

同时,社区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特色、塑造个性。这也是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要求。当然,城市中的社区实际上存在居委会辖区、街道办事处辖区、城区甚至整个城市这样几个不同的层次,社区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地域范围。对不同层次的社区,彰显社区文化个性有不同的要求。在居委会辖区这一微型社区层面,可以开展一些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但社区文化的个性特征在这一层面还难以充分彰显出来。而在城市内部功能日益分化的今天,在街道办事处辖区特别是城区这一层面彰显社区文化的个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至于城市文化更不应该千城一面,需要有各自的特色。这就要求人们在社区文化建设上必须高屋建瓴,既要注重时代的特征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更要立足于不同社区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环境及其历史传统等实际,遵从社区内绝大部分居民和成员单位的意愿,进行自觉科学的文化选择和创新,制定富有特色的文化建设目标,形成社区文化发展的主题。因为“主题鲜明的社区文化形象才富有个性,方能在一般社区文化背景上凸现出来,主题鲜明的社区文化形象才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12]才能成为引领社区进入自组织状态的一面旗帜。

参考文献:

[1] 吴文藻. 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145.

[2]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社会学卷[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367.

[3] 李会欣,刘庆龙. 中国城市社区[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158.

[4] 高春燕. 社区人口与发展[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151.

[5] 于显洋. 社区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24.

[6] 夏建中. 社区工作[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6.

[7] 刘春荣.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J]. 社会学研究,2007 , (2) : 67270 ,76.

[8] 周晨虹,扬庆立. 和谐: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境界[J]. 理论学习, 2006 , (2) :19220.

[9] 刘伯奎. 中华文化与中国社区[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1802181.

[10] 费孝通. 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J]. 江海学刊,2002 , (3) :15218.

[11] 陈滢,徐越倩,许彬. 社区公共事业管理[M]. 北京:中国邮电大学出版社,2007 :130.

[12] 鲍宗豪. 塑造国际大都市社区文化形象[N/ OL]. 文汇报,2000205210. (2000205210)
[2007204209].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7//36/20000510/60329.html>.

Rebuilding Community Culture to Upgrade the Cultural Maintenance of Community—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in the Urban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YANG Gui2hu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J imei Uni versi t y , Xiamen 361021 , Fuj ian Province ,
China)

Abstract : As culture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ty , it s maintenance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Although , with the propulsion of modernization , the original cultural feature in the urban community wanes , and the cultural maintenance weakened ,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that the community culture is incorrigibly exhausted. Now that ommunity culture has so many functions like : a carrier for modeling the communes and satisfying their diverse needs , a basis of community self-conformity , a spiritual tie of maintaining the union of community , and a precondition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 , rebuilding it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the self-organization by perfecting cultural system , nurturing modern community spirit , establishing share mechanism , and highlighting cultural personalities.

Key words : community culture ; community ; mechanism of self-organization ; self-organization ability of community

作者简介: 杨贵华(1957-),男,内蒙古清水河人,集美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章来源: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 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 请注明: 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